

## 加添一點顏色

到北京授課，正逢上高考，所有大學的課室都被徵用，主辦單位把我的課安排在一間兒童醫院。車子開到大門前，就看到急症室三個紅漆大字，掛在斑駁的外牆。北京的孩子很可愛，長得圓頭大耳，生了病也像年畫裡的小娃娃。但是我從未見過如此令人憂鬱的醫院，我尚未進去就已經想走。

洗手間尤其恐怖，偏偏我又在鬧肚子，最離不開這一個個嚇人的黑洞。我們上課的地方，也是又黑又舊，花布製成的窗簾，不知道在窗上掛了多少個世紀，還在天花板掛了六只大紅紙燈籠，只是顏色早已剝脫，被冷氣機的風口吹得搖搖欲墮。我們一共六十人，多是當地的醫師學者，將要一同在這發霉的地方工作四天。這不單對我是一個大震驚，對同學們也是很大的考驗。他們說，在接到上課地點的通知時，就已經找主辦單位交涉，問他們怎會找個北京最雜亂的地區和最落後的一間醫院做培訓基地？但是主辦人一直強調，早就通知我上課地點，我當時並沒有提出異議。

我氣得呱呱叫，我怎知道這是什麼區什麼醫院？告訴我地址有什麼用？他們又沒有說明「那是一個十分恐怖的地方，你願意在那裡上課嗎？」我從何反對？只是有理說不清，主辦單位的負責人自己去了美國，只剩下幾個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在主持大局，與他們動氣也無濟於事。

我當然可以轉身就走，不必活受罪。但是看到這班同學都是費了很大勁、付了很高的費用而來，有些甚至來自外地，很不容易每半年來上一次課，我既然來了就很難說走就走。

國內對心理治療的訓練，有很大的需求。因此也出現了很多專門提供培訓的商業機構。我並非第一次與這個機構合作，但是即使合約上寫明要在適當的地方上課，也會讓你跌個倒栽蔥。

我白天在這醫院上課，晚上住在馬會的會所，一邊是極盡豪華，一邊是陳舊不堪，讓我第一身體會到在京華的貧富懸殊，簡直是兩個世界；再說，很多小朋友都來這醫院求醫，我又憑什麼自高身價。只是才上了一天課，第二天便皮膚過敏，滿身長了紅斑，眼睛紅腫，頭昏腦脹，同學中的醫生，一邊上課一邊給我治病。

環境對人是十分重要的，人傑地靈，太惡劣的環境讓人很難有清晰的思考。記得以前學習心理分析時，我的老師每會見一個病人時，都要我們齋戒沐浴，那是一種人與人的互相尊重。

中國是一個人多的地方，人與人的界線往往變得模糊，也許為了適應那種處處被人包圍的壓迫感，唯一自救的辦法就是在內心建立一堵圍牆，誰也不能接近，又或者對人的擠迫失去敏感，因而對身邊環境也不再講究。平時幾十人的課堂，往往與市集無異。每有同學發言時，其他人都沒有興趣去聽，發言的人也不理別人對自己的言論有何反應，總是一口氣說個不停。人人都是各說各的，很少交接，當然也不會有什麼深入的討論。遲到的人也不管你當時在做什

麼，一進來就忙着打擾身旁的同學。在如此混亂的狀況下探討人生大問題，簡直是與自己開玩笑。

這次由於場地實在太糟，反而讓我們突然醒覺起來。我與同學約法三章：你們知道我需要很大的專注，才能授課。請你們幫忙，不製造噪音，不交頭接耳，你一說話，我就停止說話。你悶時可以睡覺，只要不打呼嚕，最好不要睡到流口水，有礙觀瞻。

我在國內授課多年，從來沒有在如此不堪的地方上課，也從來沒有一班比這更投入的學生！三天下來，他們都說，原來可以靜靜而又專注地上課，是十方享受的一回事。他們興趣濃厚地探討每個個案的細節。對表面或形式上的談話，再也不肯隨便接受，甚至挑戰彼此的談話方式，擦出大量火花。

第四天，主辦人終於把課堂搬到一間大酒店。可幸的是，大家習慣了在惡劣的環境安靜地上課，現在環境改善了，並沒有因為放鬆而打回原形，這個專心一志的習慣得以維持。

我剛從台灣授課回來，當地人對環境的把握尤其讓我讚嘆，連小小一個角落，幾寸土地，都長滿奇花異草，佈置得讓人賞心悅目。台灣的朋友對我說，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過於不穩定，一個人對大環境可以控制的地方不多，唯有專心打造家院，在小地方着眼，反而造成一種優雅的社會風氣。

我與同學分享這個經驗。有人解釋說：因為我國地大人多，很難維持環境，她還沒有說完，就被同學打了下去，大夥兒說：每人只要種上一盆花草，環境就大有改變。

其實改變環境真的不難，難的是怎樣改變那長年積累下來的習性。就像那家兒童醫院，只要噴上一點顏色，洗去一分灰塵，放上大量植物，搖身就是個新天地。但是必須有人走第一步。

同學們承諾，半年後我回來上課時，他們會證實由自己開始，為環境添上一點新顏色。